

陳繁昌教授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，出身貧寒，阿公苦
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，
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，
留美四十年，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教授、
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、
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，對教育、
科技發展，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。



校長視野

農

曆新年回到加州與家人和朋友團聚，無論是當地的舊同事或移居美國幾十年的朋友，劈頭就互相祝賀新年快樂，接著的話題就是佔中。非華人圈子的朋友竟然也熱烈談論佔中，的確令我相當意外，更意想不到的的是美國的學術界對此也深感興趣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的社會論理及比較歷史中心聯同該校的中國研究中心，將雨傘運動和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相提並論，舉辦研討會討論香港雨傘運動對地區的影響，台灣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、香港作家區龍手和黃之鋒應邀為講者。

我並沒有出席UCLA的研討會，但不同朋友談起這個熱話，發現大家所持的觀點截然不同，這正好反映各人的背景和認知有異。大致上，與香港沒有甚麼淵源的外國朋友，他們對事件的認識主要來自美國主流媒體，認為這是一場追求民主的運動，看成是香港人追求普選，而中國政府卻加諸種種限制，就如世界很多地方都有類似民主的訴求，衝擊政府，導致對立局面。中國近年在世界舞臺崛起，西方社會對中國的發展愈趨關注，順理成章對佔中也感到興趣。然而，當我再與他們探討一國兩制、基本法，甚至目前香港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，大部分朋友都沒有具體認知，也不明白這些背景如何影響香港民主進程。

另一批跟我比較相熟的朋友，他們已從香港移居美國多年，在美國學術界、商界卓有成就，其中不少更是七十年代的社運活躍分子，所謂的「老保釣」。他們雖然身在異鄉，卻心繫香港，並與在港的家人和朋友保持緊密聯繫，他們對佔中的認識，不單是來自外國媒體，他們緊貼香港的脈搏，對香港這幾十年社會、政治、經濟及民生問題瞭如指掌，更可說有切膚之痛，對貧富懸殊、樓價狂飆、

外望香江

高通脹，以至近期中港矛盾、水貨客的問題等等，都自有一番見解。我這班朋友大部分都不認同佔中是明智的爭取方法，擔心這會影響香港的前途，他們普遍認為一國兩制是牢不可破的事實，是香港政治發展最基本的依歸。這批「老華僑」雖然離開香港幾十年，對國家的感情絲毫未變，反而更為濃厚，所以一談到中史不再是初中必修科、反國教運動，激動不已。他們全都已擁有綠卡，亦體驗了美國的民主制度，對美國這個號稱最民主的國家所採用的總統選舉人制度卻不以為然，始終都是民主黨與自由黨候選人的對壘，他們更慨歎近幾十年，美國出現了「甘迺迪皇朝」、「布殊皇朝」，甚至「克林頓皇朝」，弦外之意，他們看透世上並沒有完美的普選制度。

綜觀這些南轅北轍的觀點，我無意作任何立論，但明顯地，國際社會對這場運動的反應也是極度分化。佔中運動已引起世界各地政府以至普羅市民的關注。我覺得外國人之所以對佔中運動的發展深感興趣，除了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西方民主價值，伸延至世界不同角落，也可能因為這是發生在中國，近年中國成為不少西方大國最大的貿易夥伴，經濟力量及國力均與日俱增；移民外國已久的華僑看着香港走過一段段的歷史進程，對香港有無法言喻的感情，他們對香港的長遠發展着實十分關心。這個只有七百萬人的小城市在國際社會所引起的迴響是這麼巨大。因

